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欧洲中部、东部和东南部的变革国家：目标，方法和经验
(昆明研讨会，2000年12月15日—12月17日)

Dr. Rainer Geppert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将本次研讨会看作是一个特别的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超越了我们目前所有工作范围的课题，这个课题同时也将引出扩展策略的总体构思。我们希望将来依托现有的13所培训中心，对中国贫困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通过提高这些省份的教育质量缩小东西部教育的差距，由此改善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条件。

至此，我们也从未将教育看做是一个孤立的领域，或是与其他领域完全分隔的领域。我们一直相信，教育是促进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一意义上，教育政策首先也是结构政策。

一个先进的教育制度，它的结构会不断受到审查，以使它适应新的挑战。没有明智的教育政策和先进的教育制度，发展是难以置信的。

女士们先生们，虽然教育必须处于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也并不是全部。因为教育培养的创造力，和它解放的生产力也需要一个相应的能够发展的环境。

这一切已从我们在中欧和东欧的变革国家中10多年的工作中得到了证实。现在我就将谈谈这10年来工作。

当德国于1990年重新统一时，我们也刚开始在中欧和东欧变革国家的首次活动，虽然当时我们对这些地区今后的发展并不完全看好，但是我们仍持乐观的态度。

难道社会主义欧洲中的一些国家，特别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该列入工业发达国家的一流集团中吗？最终，根据官方数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11或12位。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紧随其后。在众人的眼中，前苏联总是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

“华沙公约”已经解除，经济互助委员会也已消失。但就受过良好培训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手工业者而言，几乎所有原“华沙公约”和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都有着显著的潜力。

过去，当这些国家想溶入紧密联系的欧洲时，很少遇到问题，因为他们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一个虽然老化但仍能运作的工业基本设施和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精英们。

对于中欧和东欧目前独立的国家的发展，我们充满信心。

但是很快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些国家中存在的问题比原先估计的多得多，原因在于经济、国家和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在“铁幕”衰亡前，几乎所有相关的国家中的这种结构都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 一个完全由中央领导控制的计划经济，想要精确预见最偏僻的村庄中最微不足道的居民的需求；却未预见到各个生产单位的退化的独立性；
- 苏联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的各个国民经济，部分是进行高度划分的，只有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的货币交换才有生存能力；这种“市场”结束后，（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市场是在“物物交换”的基础上运转的）这种国民经济也无法再通过自身的出口来“支付”必要的进口；

- 同样，政治制度和行政制度也带有极端的中央集权制的特征；没有上级的指示，独立决定并行动是人们所不期望的；泛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官僚主义根本无法给予丝毫灵活行动的可能性；
- 绝对没有国民社会结构（至多有少量例外）。

这种特征并不是在每个相关的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的强度存在的，但是在这些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它却无处不在。即使在匈牙利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它早在1989/1990年间的政治变革之前就开始小心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逐步的改革；或者说波兰，它早在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构建一个可行的市场经济和国民社会。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从1990年开始它在中欧和东欧变革国家的工作。以下，我将通过实例向各位进一步解释我们的工作：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中欧、东南欧和东欧（缩写MOE）以改革为导向的项目工作涉及到以下国家：1990年开始在匈牙利，1991年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开始在乌克兰、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1993年开始在保加利亚，1996年开始在克罗地亚。通过巴尔干稳定公约中的约定，2000年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成功地将其工作范围扩展至马其顿—只要可能—现在可以扩展到塞尔维亚。

目前我们的合作伙伴，属于国家范畴的有政府各部、市和地方协会，非国家级的有各党派的基金会，当然也有独立公共机构，如私人协会和大学。

在与这些伙伴的合作中，我们使用了以下方法：

- 政治对话和社会政策的成人教育，
- 促进管理和国内安全，
- 地方分权和地方自主管理，
- 促进非国家部门的公共机构，
- 促进管理和职业教育。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支持欧洲变革国家适应欧盟组织标准的进程，并为预防稳定公约成员国的危机而作出贡献。

在此范围内，我们在各个国家推进以下工作：

匈牙利

在历史“转折”之前，匈牙利已在进行各环节的改革，以自由的法制国家为基础，它不断地从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国家向一个多元化、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主国家发展。

项目在匈牙利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地方自主管理和努力成为欧盟组织成员国这两方面。就第一个工作重点而言，项目定期举办短训班和实践活动，其主要内容为各乡、镇和行政区的任务和职权范围。

与匈牙利内政部合作出版的“地方问题手册”，作为地方领导的入门手册，是必要的辅助资料。

匈牙利外交政策的重点是进行并按规定日期结束关于加入欧盟组织的协商，以及巴尔干稳定公约中匈牙利目前扮演的角色。

在与匈牙利外交部的合作中，我们编写了第一本匈牙利语的欧盟手册，该手册供所有专业人士和政治家以及学校使用。

通过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匈牙利南部城市p閩s的一个专门致力于建筑技术领域的项目，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也在考虑匈牙利职业学校和行会系统的改革。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试点班接受双元制职业培训。通过与一个东部行会的合作，1996年第一次以改革的形式引进了泥瓦工和油漆工专业的工长培训。当时p閩s的建筑技术项目获得了极大的反响，以至于在今后的几年中它发展成为了一个大型的跨区域职业培训中心。

捷克斯洛伐克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别是巴伐利亚州与捷克斯洛伐克有着100多年的持久地、多方面的邻居关系。

因此对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而言，就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去支持邻里对话。通过促进两国的地方政治家、专业管理人员或警界专家的定期会见，创造一个永久的沟通基石，为双方活跃的经验交流及加强跨越边界的合作作出贡献。

其中，由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参与出版的双语的“管理入门”获得了特别积极的反响，这本书不仅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专业管理人员，而且也向德国的专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指导，用于他们各自的日常工作中。

考虑到目前布拉格政府正努力适应欧盟标准的现状，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定期举办短训班，其内容围绕当前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法律是否应与欧盟组织标准一致的问题。

此外，汉斯·赛德尔基金会通过实施广泛的领土改革和管理改革给予积极的咨询帮助，如14个新的行政区的权限方面，这14个行政区同时作为国家管理和自主管理的机构。

如果捷克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始终坚定地想成为欧盟组织成员国，那1998年的国会大选后，现在这也适用于斯洛伐克。为了支持这种全新的发展方向，今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会将以下内容列入在斯洛伐克进行短训班培训的内容，即传授民主多元化的结构和宽容对待国家和社会中的少数人种的思想。作为补充，将继续进行管理改革，包括地方化性的咨询工作。

乌克兰

乌克兰独立已有10年，国内政策的稳定仍未确保。国家及经济领域的变革过程一直处于开始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其项目工作中，主要致力于逐步完成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的现代化，此外还咨询性地参加预期完成的国会改革。

看到来自东欧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其结构不断膨胀，甚至想侵入欧盟。因此，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也同时致力于乌克兰的国内安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乌克兰外交部合作组织警察任务的不同范围内的专业短训班。就象在中欧和东欧所有其他项目国家中那样，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也尝试在乌克兰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在加强当地的警界机构与巴伐利亚州的警界机构之间的接触这方面发挥作用。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这三个东南欧国家被视做国家和经济变革的迟到者。在每个国家中，都由一个“促进管理和机构教育”领域的项目代表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随着1996/1997年国会大选和总统选举的顺利进行，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改革力量自

1989年起第一次触及到了政府，并由此加速了变革的进程；然而阿尔巴尼亚因为其自身的发展状况，只能继续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

尽管根据这些情况，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会有不同的重点投入，根据当前的状况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咨询工作在这三个国家中都包括以下方面：地方管理、国家安全、财政管理和私有化。

例如，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帮助阿尔巴尼亚的首府地拉那建造一所警察学院。除此以外，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个税务员培训。作为对国家管理短训班的补充，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还尝试构建阿尔巴尼亚城市代表大会，作为代表分散的地方利益的有效主管部门。

在保加利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参与开发一个管理专业人员的培训和进修计划。该计划是Plovdiv地区的示范性计划，并由先进的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支持。该计划是一个典范，并可推广到阿尔巴尼亚其他地区。地方自主管理，分散集权制和无线电广播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工作中致力于研究的其他课题。

在罗马尼亚，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提供的咨询主要集中在目前为止仅仅部分完成的旅游业的私有化。除此以外，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还组织企业管理领域内相互作用的管理课程，并帮助管理学校Sibin进行地方专业人员的进修培训。在这里，分散集中制和国内安全是其他重点。

马其顿，塞尔维亚

为了预防危机，为了政策稳定，2000年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将其项目工作扩展到马其顿。只要政策状况允许，在塞尔维亚也将开设短训班，并提供咨询。该工作将特别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界区域的城市中开展。在这方面，首先就能让人们追溯到匈牙利自主管理协会和Vojvodina（塞尔维亚）城市的友好往来。

克罗地亚

在原捷克斯洛伐克因危机而动荡不安的地区，以改革为中心的克罗地亚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稳定因素。但至此，该国家仍未得到欧盟组织的支持。对此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尚无经验的民主直至最近的选举中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和专制特点。

因此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克罗地亚的项目工作中，特别致力于构建一个法制国家。其中发挥作用的还有克罗地亚宪法法院人权研究所，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与该研究所在多个国际性会议中讨论了关于当前克罗地亚宪法现实的问题。

地方一级是项目工作的另一个重点，这里主要指与克罗地亚城市代表大会和行政区代表大会的合作。

在克罗地亚努力接近或者说想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组织这方面，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也支持克罗地亚外交部的外交学院，如为年轻的外交官举办短训班。

在与克罗地亚欧洲一体化部的合作中，我们已在今年开发了第一本克罗地亚语的CD-ROM字典，用于解释所有欧盟术语。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您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为欧洲变革国家揭示了众多课题。

在长期的合作中，作为中心经验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虽然所有相关国家刚开始时情况相对较差，但在过去的10年中他们之间的发展有了根大的差距。

有些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或捷克共和国已经有了根大的进步，并准备加入欧盟组织，但是其他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乌克兰并没有真正开始必要的改革。

原因并不在于乌克兰人比波兰或匈牙利人差或笨。在我看来，原因在于这些迟到的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真正着手进行并成功完成改革。他们只是将自己限制在表面上的革新，紧紧抓住政策经济中老化的、已长久无法运行的结构，并且没有为合适的外界条件培养自己的高素质的人才。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想确保自己的特权。

德国政府提出所谓的“绿卡倡议”，来吸引世界各地优秀的计算机专家前往德国。对此，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年轻的专家们首先提出了申请，在我看来，这并非巧合。

因此，女士们先生们，我坚信，如果教育对人们自身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是有益的，那么教育将是每个国家经济、社会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仅仅靠一个先进的、高效的教育制度本身是无法创造这些前提条件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应牢记。

谢谢！